

## 回憶

### 幾個校慶日、返校日與校友同樂會

■滬24土木 秦丕基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交大校慶時是在民國十二年，那時我年方十一歲，還在北京崇德中學的附小唸書。那一天有一位姓金的高麗同學約我一起到北京交通大學去看他們校慶晚會的京戲。那一天的大軸子戲是四郎探母，演楊四郎和鐵鏡公主的名角是那一位，現在已記不起來了。只記得飾演蕭太后的是老伶工陳德霖。那時他年已六十多，輕易不出演的。唱，當然是不同凡響，可是他一面唱那一段慢板，臉上的水粉卻一面在掉下來。台下看得清清楚楚，十分尷尬。但是大家都屏息而聽，沒有一個人笑出聲來。可見得北京人真是「聽」而非「看」戲。那時是由於好玩，絕沒有想到五年之後竟會踏入上海徐家匯海格路的上海交通大學大門，因為我於民國十三年從北京崇德中學（北京明星中學之一，楊正寧也出自此校）附小畢業之後，就到漢口韓家墩的博學書院去唸中學。那是一座中華聖公會基督教學校，主持者是英國人。唸不到兩年就發生了上海的五卅慘案，英國人屠殺我國學生，上海交大（那時還叫南洋大學）的陳虞欽校友就是犧牲者之一。我們在英國人的學校裡，大起公憤，連夜步行離校，走了十七公里才回到漢口家裡，當然也受到父親的責備，這些都是閒話。

校慶日、返校日與校友同樂會，都是校友們重逢歡敘的好機會。我民國十六年考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小學（剛由南洋大學附小改組，校址仍在大學校園內），初中三年級。十七年升入交大（那時已改稱交通大學）預科（相等於高中），二十年升入大學部，選讀土木工程學院，二十四年畢業。所以前後在徐家匯唸了八年的書。這八年之中，只有民國二十二年的三十七週年校慶所舉行的工鐵展覽會值得一提。工是指工業，鐵是指鐵道，在校園裡鋪設了一段小鐵道，一切行車制度，有板有眼，施展出我們對鐵道的專長。展覽會不多見，所以轟動了全上海，校園裡人山人海，老一輩的徐家匯人都記得這一次盛會。

那時正值國民政府大事基本建設，校友們離校後大多數分散至全國各地努力工作，所以也沒有什麼返校日。民國二十五年交大四十週年，我在漢口平漢鐵路局實習，與徐名標級友及徐曾冕校友共同製作了一幀紀念旗，送給母校。二十六年服務於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碼頭倉庫管理處時，曾返校巡禮，看見那幀旗子還掛容閱堂的樓梯平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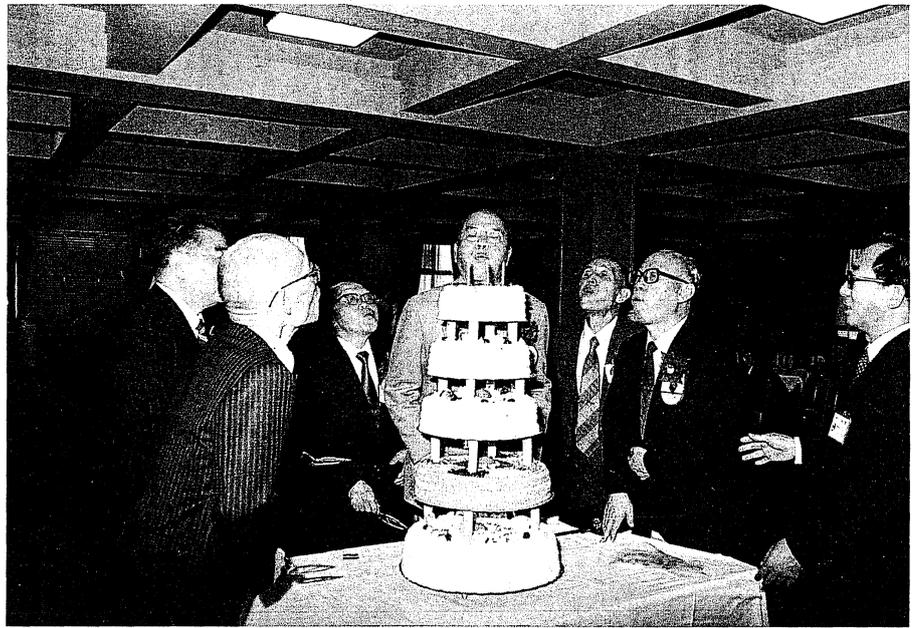
三十五年五十週年正值抗戰勝利，復員及戡亂時期，我在鄭州候命到老河口堵黃河缺口，當然沒有返校。

四十五年六十週年、我剛從高雄舉家遷來台北，那時新竹交大正在準備復校，校友會有沒有舉行慶祝已不記得。不過那時「交大友聲」已於四十一年四月八日校慶日

# 薄海騰歡賀校慶

100 YEARS

民國七十四年，畢業五十年紀念團聚在一起。由右至左：郭南宏校長、蘇書田、慶澤彬、徐名標、秦丕基、陳鍊鋒、蕭理昌等學長。



創刊，起初數期以摺頁方式郵寄，後來才改成三十二開本，攜帶方便，頗受校友們的歡迎。台北及高雄等地也常有校友同樂會等在舉行。台北甚至每月都有活動。熱心於校友會的學長們多數在鐵路局和電力公司服務。其中有陶德麟、李叔猶等學長，唐慧貞、葉佩蘭等學姐，深受校友們的欽佩。

五十五年七十週年校慶日，好像由徐名標學嫂及葉佩蘭學姐們一起在台北國際學舍（現已拆除）舉行「荳蔻年華服裝表演會」，由校友們的掌上明珠們報名參加，以中國小姐選拔方式，一一走向伸展台作種種優美的姿勢，雖然未設名次，身為父母者也都喜在心間，場面非常溫馨。想來這些少女們也都學業有成，或已為人母，或已熬成婆婆了。那時我還充當攝影記者，拍了許多幻燈片，後來都被媽媽們要回去了。

五十七年校慶日，新竹交大已經成立了。校方籃球隊向校友子弟籃球隊挑戰。我與徐名標，葉昌鑄級友們組織了啦啦隊。原指定葉兄擔任領隊，經他謙讓叫我擔任，奉命之後，從腦海中找出幾條當時交大與江南八大學爭霜足球時所唱的歌來，與他們日夜操練。比賽的那一天，校友子弟隊與校隊，各不相讓，結果當然是我們的烏合之眾敗下陣來。可是我們啦啦隊卻始終不怠，歌聲不絕，校友子弟在公兄們鼓勵之下，也累敗累戰，打拚到底。把凌校長師母笑得頻頻叫我們是老頑童！目前這批子弟兵早已個個博士，事業有成了。

提到我們所熟悉的Nanyang will shine to night歌來，還在「友聲」上與陳汝閎老學長打了一陣子筆墨官司，實在抱歉。

最值得一提的是五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鐵路局大禮所舉行的校友新年聯歡晚會。校友會總幹事李孟暹學長指定我主持一次校史猜謎大會。題目限定在「友聲」所載的範圍以內。獎品由各位校友自由捐贈。為了出題，我翻遍了整個一百九十九期友聲（那時友聲是月刊從不脫期），花了二十天的功夫，每天在十本友聲裡找有趣的題目

。題目涵蓋滬校、唐校，平校及商船四校的歷史。原有八十一題，後來去蕪存菁，選成六十四題，加上龔維荃學長請來的台視「大千世界」主持人方洋先生因主持我們這項活動而帶來的十題，共有七十四題，剛好與交大那一年第七十四週年巧合。沈繩一學長已選了十個有關商船的題目，剛好與我所選的不謀而合。猜謎節目排在服裝表演的後面，分作兩個段落進行。中間還穿插了兩次歌唱和南北相聲，來調濟氣氛，安排得非常成功。加以方洋先生的風趣，效法上官亮的「統統有獎」，「舉手就有獎」，不斷地引起哄堂大笑。例如，有一題問「曾在平越演出話劇的在台校友是那一位？」盧善棟學長和龔維荃學長同時答出兩個不同的名字來。方洋馬上說：「我想龔先生答的一定對，但是因為是他出的題目，所以他不能夠得獎。只好讓給另一位得獎。」又引起一陣哄堂大笑。第一個被抽出來的題目是新竹交大的經費每年是多少？劉浩春學長（當時的院長）當仁不讓，帶出數目，完全相符，他得的獎是孫金聲學長所提供的珍珠桌墊，相當名貴。以後抽出來題目，反應都很好，有好幾位學長同時舉手，只好由方洋任選一位回答。據我冷眼旁觀，高振華學長舉手不止一次，可是因為他坐得太靠近伸展台，沒有被方洋看到，十分地懊惱。所以一聽見「南洋公學創始人是誰？」的題目時，馬上不顧一切的大吼「盛宣懷」，才被方洋聽見，得了一獎。關於新竹交大的幾個題目，年輕同學們的反應也相當熱烈。證明這個遊戲是老少咸宜。學嫂們也不甘落後，例如「鐵門是那一位？」的題目，答中的是歐陽藻學嫂。總之，各位學長學嫂對這個猜謎節目的支持，使我十分感動，美中不足的是時間不夠，還剩下十二件獎品來不及猜出去。有一位老學長就見國樂班最後一次演奏出來，快快的說「怎麼？沒有了嗎？」言下大有意猶未盡的味道。實在因為時間太晚了，不得不結束了。友聲



母校九十週年校慶。由右至左：徐學嫂、徐名標學長、蕭理昌學長、秦丕基學長及秦學嫂。

# 薄海騰歡賀校慶

100 YEARS

主編唐大姐始終沒有舉手，我想她每一題都會答中的，這種謙讓的態度使人欽佩。散會後她向我要題目登在第二百期的友聲上，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到交大圖書館，或校友會舍去借友聲第二百零期看看。一定可以獲知許多交大掌故。

嗣後六十五年的八十週年校慶，吳伯楨學長因為看見我們滬校二十四級在六十四年紀念畢業四十年時所製作的一塊牌子，設計得使他十分欣賞，叫我也為母校八十週年也設計一塊。我們那一塊牌子，圖案是照民二十四年畢業時，每人一塊附在掛錶錶帶上的銅牌上的圖案放大的。圖案由「飲水思源」的雕座、CTU及一九三五等組成火車頭的形狀。六十四年我們把一九三五改成了一九七五放大為銀色牌子。我為慶祝母校所設計的牌子，後來有沒有採用就記不得了。

七十四年、我們民二十四級畢業已五十年了。那一年的校慶日前夕，由郭南宏校長招待我們畢業五十年的校友到新竹母校去夜宿一宵，重溫一下學校生活。我們四校在台校友的十餘人連同老伴約三十餘人，叨擾了母校兩天。我們為了報答師恩，按六十四年的銀色牌子的圖案，把一九七五改成一九八五做成金色牌子，除了每人自購一塊外，另外又照樣放大了一塊在慶典上獻給母校作為紀念。牌子的背面還刻有四校全體民二十四級畢業生二百六十五人的姓名。大家又推舉我代表向母校祝賀，並做了一次「話當年」的演講。講到上海母校工程館的落成，紀念無線電之父馬可尼天線柱的豎立；九一八事變交大學生自己駕駛火車載上海數千位大學生到南京去向蔣公請纓，唐校借讀滬校；以及三十七週年工鐵展覽會等往事時，一般老校友就頻頻點頭。事後王敏慶學長對我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友聲！」，唐大姐也把我的演講刊在友聲上，還把我的尊容也刊出來了。

七十五年，母校九十週年校慶，校方和校友會都有盛大的活動。我記得校友會好像在台北市來來飯店金龍廳舉行過一次餐會，會中有抽獎活動。級友蕭理昌學長獲得頭獎電視機一架，鴻運高照。

嗣後由於我們這批老校友都已年逾古稀，邁入耄耋，對返校多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少參加，只好在友聲上神遊一番。尤其是當年返校，都由鐵路局掛專車，公路局備直達新竹母校的專車，頗為方便。校友們也都能先在車上寒暄一番。如今已沒有這種福氣了。能在友聲特刊上向母校賀百年大禧，已是萬幸矣！